

临浦芒萝的西施传说版本蛮有嚼头

■文/ 李保明

西施作为中国四大美人之首，其“沉鱼”之美颜、“以身许国”之情怀，历来为世人所传颂。在临浦流传着她的许多传说，表现了西施的美丽、善良以及对故土乡亲深深的爱恋，已然成为这片古越大地上的印记。所以，毋庸去考证西施是否有其人，也毋庸去争执西施的出生地在哪里，西施是千姿百态的，她活在有情人的眼里，活在口耳相传的传说里，活在老百姓的信仰里。

西施传说关联遗迹存在

“西施越溪女，出自芒萝山。”临浦集镇往东北走2千米，有一座芒萝山，其西边有一条浣纱溪。这条溪的两岸，分布着西施庙、芒萝亭、红粉石、洗足潭、田螺山、日思庵、起埠庙、浴美施等十多处西施遗迹。

或许是老百姓总是抱着“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心情使然，临浦的西施传说有不少是与这些遗迹相关的。如《浴美施》这则传说这样说：西施在越国都城学习歌舞和宫廷礼仪后，由范蠡大夫陪同，沿西小江前往吴国都城姑苏。这一天，船经过施家渡，来到西小江与麻溪出口交汇处的汇水潭时，西施面对家乡的山和水不由得流下了眷恋的热泪。范蠡很是同情，命令船只在此停留一晚。此时，正是夏末秋初的季节，西施婷立船头，望着这熟悉的山山水水，心想：“明天船一驶出此处，就再也见不到家乡的山水了。要是我能下去洗个澡，让自己的清白留在这家乡的水中，该多好啊。”于是，她征得范蠡的同意，痛痛快快地在潭水中洗了个澡。从此，老百姓把这汇水潭叫作了“浴美施”。明朝万历年间，屠家埭屠邦文联络屠，施两姓乡亲，在此建造了一座水闸。闸建成后，屠邦文欣然命笔题辞曰：“古浴美闸”，以纪念西施。至今，这古碑犹存。

芒萝山下的芒萝湖里有座小山，叫田螺山，又叫田和山。田和是西施以身许国前的爱人，住芒萝村东村，靠砍柴、打猎为生，与西村西施订结终身。范蠡访得西施时，深明大义的西施想到“国若亡，家安在”，毅然答应了范蠡。临行前，西施送给田和一块绣花巾，田和也解下剑上的翠玉佩钩送给了西施，并毅然参加越军投入复国之战，最后战死疆场。西施“沼吴”成功后回到家乡，得知田和的死讯，便在芒萝湖畔挖了个坑，把翠玉佩钩埋在了坑里，自己也自沉于水潭。后来，埋翠玉佩钩的小土堆长成了一座小山包，人们把它叫做了田和山，又因状似田螺，时间一久就被叫成了田螺山。这是何等悲壮的爱情啊，怎不让人敬歎呢？1999年，因03省道东复线建设，考古人员进行前期考古调查时，在田螺山上发现了一座春秋时期的土墩石室墓。虽然没有发现任何文字依据，却足以让我们去猜测、联想了：是不是为了安慰以身许国的西施，或为了褒奖战死疆场的田和，越国以贵族的礼仪安葬了田和呢？

写到这，我不禁在想：是这些古迹成就了西施传说，还是西施传说成就了这些古迹呢？但我知道，正是这些遗迹的存在，让西施传说平添了睹物思人、触景生情的韵味。所以，为着这一抹情思，为着子孙后代还能听到美丽的传说，我们又怎能不保护好这些遗迹呢？令人欣慰的，临浦镇人民政府继2004年建成西施文化公园后，又于2022年对西施庙（当地老百姓称娘娘庙）进行了改造提升。希望在将来，西施古迹群能串点连线成片，打造出一个为临浦镇所特有的西施文化景区。

西施传说富有乡土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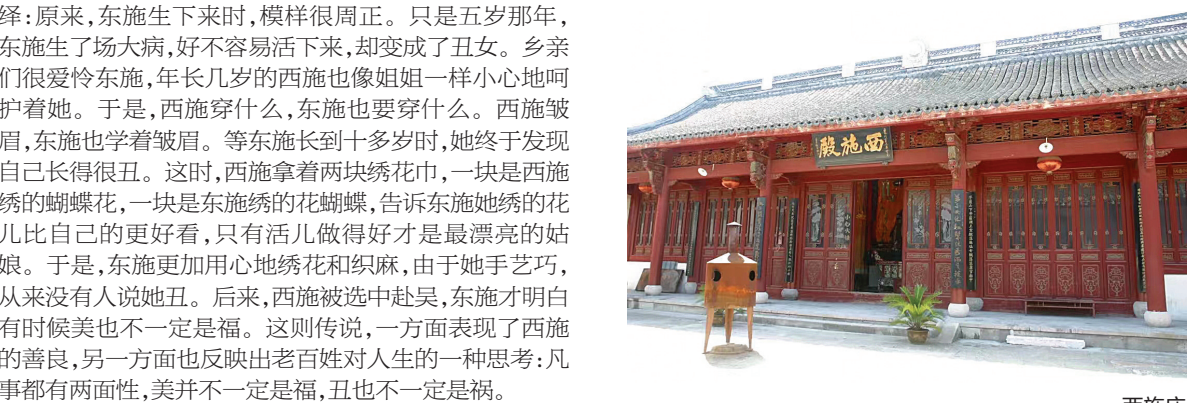
自唐宋以降，经民间口耳相传与集体创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西施传说群，尤其是萧山和诸暨、海宁、德清、安吉、嘉兴、宜兴、苏州一带的民众，按照西施传说的大致情节框架，作了种种合理的想象或附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说圈。临浦的西施传说只讲西施“沼吴”前与“沼吴”后的情节，富有自己的乡土情感。

“西子捧心”出自《庄子·天运》篇，后指美女之病态，愈增其妍。西子为何“捧心”？临浦的西施传说作出了合理的想象：西施来到吴国后，因为背井离乡，又忍辱负重强颜欢笑，慢慢地得了心病，常常捧心蹙眉痛苦难忍。吴王夫差反而觉得西施捧心蹙眉若百花含羞，娇丽颜值更加美艳三分，常常以西施的痛苦取乐。一次，西施心痛难忍，晕倒在舞池中。夫差召来御医为西施医治，却令御医不能治好，也不能治坏，因为只有这样的“病态”，西施才永远娇弱可爱……捧心西子玉为魂。西施隐忍着，把所有的爱心给予了贫弱的家园。所以，在临浦老百姓的心目中，西施不是寻常意义上的“美人”。他们觉得，“美人”这两个字显得太庸常了，远不能勾勒西施内心的丰厚与坚定。她是呵护家国的“女神”！

由“西子捧心”又引出了另一个成语“东施效颦”。“东施效颦”说得是丑女东施见西施经常手捂胸口，皱着眉头，觉得这种姿态很美，于是也学西施的样子，结果丑女更丑了。可在临浦的西施传说中，却有着不一样的演



三月三庙会



西施庙



荷灯节



浣纱溪

西施传说衍生民俗韵味

传说与民俗往往紧密相联，甚而互为因果，有的民俗是在传说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有的民俗又会促使相应的传说产生。在临浦，与西施相关的民俗活动主要有两项：

三月三庙会 传说，西施完成复国雪耻大业后，自沉于施神潭。每年农历三月三，各地的鱼儿都会汇集于此朝拜西施。此事感天动地，当地的老百姓便在三月三办起了庙会，他们自发组织游行队伍，沿着村道田垄敲锣打鼓，表演龙狮阵、扎蚕花、旱地龙舟等节目，以此纪念西施，并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三月三开庙会，这一风俗已在当地传承了千余年，时间是农历三月初一到初三，为期三天。由于老百姓尊称西施为鱼娘娘，庙会期间也有着禁忌，即这三天内不准到芒萝湖周边的江河、池塘去捕鱼，也不准吃鱼。而且，三月正是百花齐放的时节，所以三月三也叫大百花节。当地的女儿家，为了让自己也能像西施那样美，便选在三月三这天穿耳环。据说这一天穿耳环，不仅会美丽，而且新穿的耳孔也不会发炎。

七月荷灯节 每年农历七月的最后一天晚上，与芒萝村一衣带水的横一村七星池边就围满了村民，水面上漂满了各式各样的荷花灯，这就是荷灯节。相传，浣纱双妹西施与郑旦一同赴吴，弱肩挑起了复国重任，最后郑旦忧郁而终，魂断吴国。后来，西施回国时，带回了一盏荷灯以纪念郑旦。西施被封芒萝四十八村土谷神后，也把郑旦封为芒萝湖南端的土地神。南宋初期，

从北方迁徙过来的傅氏一族，定居在芒萝湖南端的横一村，他们带来了制作荷灯的手艺，便在土地神郑旦生日那天，举办起了荷灯节，迄今已逾900年。在荷灯节的这一天，横一村的村民都会制作荷花糕，嫁出去的姑娘也会回娘家住上一夜，在七星池放一盏承载着思念与祝福的荷灯。

美，并不只存在于它停止存在的时候。西施的美丽、善良、大义是永恒，她的传说承载着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与美好人格的诸多遐想，永远流淌在这片古越大地上。这正是：浣纱石上魂犹在，红粉溪边水长流。

一钩新月天如水

——读刘心武《也曾隔窗窥新月》

■文/ 陈伟雄

最美人间四月天，正是阅读好时节。在一个春雨绵绵的周末，当我读完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心武的新著《也曾隔窗窥新月》，心中不禁感慨万千，思绪起伏。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人物，他们的音容笑貌，人生过往，如一段段精彩的电影画面，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也曾隔窗窥新月》这部书里，作者以温情、通达的笔触叙述了巴金、冰心等55位文坛名宿的如烟往事，回忆与他们交往的点滴。语言清新洗练，叙述娓娓动人。通过对人物的还原，使读者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作家、文学家、艺术家，更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性格各异，鲜活具体的人。他们历经世间的风雨，人生的悲苦，留下的却是微笑，温暖和爱。

这本书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独特的叙述风格。他善于从时代的大背景中去捕捉人性，既彰显了历史的过程，体现了文人的风骨，也折射出了生活的哲理。比如他写小时候称作“娘娘”的胡兰畦，没有去写她波澜壮阔的一生，而是从历史曲折中，去表现人物的境遇，让人激起内心的波澜。胡兰畦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革命女战士，有当代花木兰之称。她的一生传奇而又坎坷。她是茅盾笔下小说《虹》的主人公原型，上世纪曾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女战士，在德国坐过监狱，大文豪高尔基称赞她为“一个真正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女英雄，在解放后由于历史问题，命运多舛，几经磨难。在她走投无路时，曾来到作者家求助，在那个人人自危的特殊年代里，是作者的父母给了她温情，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多年后当他回想起年少时所见到的那一幕，不仅为胡兰畦曲折的命运而感叹，也被自己父母的善良之举而感动。在文章里，他深情地写道：“即使在最苛刻的斗争风暴里，也还保持一份对个体生命的温情与怜惜，这是爸爸妈妈给予我最宝贵的心灵遗产。他们相继去世多年，我感谢他们，使我穿越过那么多仇恨与狂暴，仍没有丧失大悲悯的情怀”。

由于作者刘心武父母的亲戚和友人中，有不少是文化界人士，再加上他后来从事的又是编辑工作，有机会近距离接近老一辈文化名人，所以这本书里的素材绝大多数是独家的，自己亲历的，对某些历史事件起到了补充细节的作用。如当年作者在北京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十月》杂志工作时，向没有平反的丁玲约稿散文《杜晚香》，准备刊发的头天晚上，稿子被《人民文学》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临时截走了。原来，中央决定给丁玲平反，需要立即安排丁玲发出的事宜，就是火速在即将出版的一期《人民文学》杂志上刊登她的新作品，并让人民文学出版社赶编赶印丁玲的书，书里也要收入《杜晚香》。当时情形十万火急，于是出现了戏剧性一幕，两位领导让人开车连夜找到作者家和单位，要求退回丁玲的稿子。

作者对于生命中的友人，帮过自己的人，一直抱着一种特别感恩之情。对于这种感情，他毫不遮掩，而是坦率、诚恳地在书中道出。1978年他去上海拜访巴金，巴金鼓励他继续小说创作，并约他为其主编的《上海文学》《收获》投稿。作者内心由衷地感激道：“如果不是巴金对我真诚的鼓励，使我的小说写作进入持续性的轨道，我又怎么会在摸索中写出质量较高的那些作品呢？”

而对于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作者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如今被一些人认为是红学家，其实是汝昌师拼力将我扛在肩膀上才获得的成绩……我以为，汝昌师对我的无私扶植，正与胡适当年的学术风范相类，我将永远铭记，感怀！”

刘心武说：“我愿把我所知道的中国几代作家的秘辛絮絮道出。也许，那些琐细的溪流里的琤琮音响，也能有助于理解我们共同置身其中的这个空间，以及它在人性深外引发的种种复杂效应。”感谢作者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本好书。在这些熟悉的名字背后，使我们看到了他们鲜活生动的另一面。

往事如烟星散去，一钩新月天如水。群星已远去，但他们的精神、人格及风范将永存人间。

“同在蓝天下，你我共成长”

12日下午，民建萧山区三支部和萧山新时代青少年互助中心组织慰问团走进萧山特殊教育学校。慰问团成员为学校的孩子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给每个孩子赠送了文具礼盒，最后还与孩子们一起给“娃娃娃”涂上美丽的色彩。

图为润书弘·礼仁国学堂李静老师在主持活动。

（萧山令）



我在读